

# 吴晓铃集



第二卷

河北教育出版社

## 作者简介

**吴晓铃**，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学者，著名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家、《金瓶梅》研究专家、著名印度文学专家，藏书家、目录学家、翻译家、博物学家，现代地方戏研究专家、京剧研究家和票友。师从郑振铎、罗振玉、朱自清等名师，为登堂入室弟子，得诸位名师真传。先后任职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印度泰戈尔国际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讲学印度、美国等地，是享誉国际学界的大学者。

策 划：孟保青  
责任编辑：高树海  
封面设计：于 越

## 内容简介

《吴晓铃集》是著名学者吴晓铃教授一生著述精华的结集，共五卷，包括古典小说卷、古代戏曲卷、地方戏剧卷、藏书与目录学卷、散文卷。吴晓铃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为文短小精悍，深入浅出，笔调幽默，富于智慧，哲思睿语令人轻松愉悦，是十分出色的文化散文随笔。

# 目 录

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 .....	1
危城访书得失记 .....	5
读曲日记 .....	12
《西谛题跋》序 .....	29
《西谛题跋》选 .....	30
《重刷明代杂剧三种》序言 .....	45
《中国古典小说戏曲名著在国外》序 .....	48
《清代戏曲家考实》序 .....	49
《〈金瓶梅〉探索》序 .....	51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序 .....	52
《元曲百科大辞典》序 .....	54
《电影语言初探》序 .....	56
《艺术语言发声基础》序 .....	58
《大金国志通检》序文 .....	65
《契丹国志通检》序文 .....	68
《辍耕录通检》序文 .....	71
编纂“通检”者的自白 .....	78
《四个朋友的故事》前言 .....	84
《龙喜记》译者的话 .....	88
《小泥车》译者的话 .....	98
简析《钵头》、《代面》和《踏摇娘》 .....	120
介绍古代印度舞蹈名著《姿态镜铨》 .....	122
关于《乐欲经》 .....	129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蓬莱慕氏书库述概 .....	131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后记 .....	135
《小说戏曲论集》编后小记 .....	139
<b>嘿斋闻见剧曲题记 .....</b>	<b>141</b>
鼎镬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 .....	141
两纱 附挑灯剧 .....	141
业海扁舟不分卷六出 .....	142
<b>吴兴周氏言言斋所藏善本剧曲题记 .....</b>	<b>143</b>
批点牡丹亭还魂记二卷五十五出 .....	143
眉公先生批评丹青记二卷八十五出 .....	144
<b>清代戏曲提要八种 .....</b>	<b>145</b>
三幻集 .....	145
六喻箴传奇一卷 .....	146
续清溪笑一卷 .....	147
酬红记一卷 .....	148
瓶笙馆修箫谱一卷 .....	149
恒娘记传奇不分卷 .....	150
瞿园杂剧五种 .....	150
瞿园杂剧续编五种 .....	151
<b>1962年访书读曲记 .....</b>	<b>153</b>
琵琶记 .....	153
鸳鸯镜传奇 .....	153
千金寿 .....	154
中州愍烈记 .....	155
风云会 .....	156
海岳圆 .....	157
冰心册 .....	158
升平署抄本戏曲目录 .....	158
哭尸记传奇二卷廿四出 .....	160
南唐杂剧不分卷 .....	160
东周列国志传奇二卷卅二出 .....	161

鹧鸪裘传奇二卷廿五出	161
琵琶侠传奇二卷卅二出	161
新定九宫大成总目十二卷	162
复道人度曲不分卷	162
花里钟传奇二卷十折	163
缪雪庄乐府一卷	164
养怡草堂乐府	165
春灯新曲	166
齐人记	167
七夕圆糕合记二卷卅四出	168
神虎报不分卷六出	169
圣清杂剧十种	170
听雨楼戏本	170
普天乐传奇	170
封神榜传奇	170
小金钱传奇	171
太平杂剧不分卷六种六出	171
鹧鸪裘传奇二卷廿五出	172
水泊拾剧不分卷十四出	172
红楼梦传奇不分卷十出	173
古柏堂传奇十七种	174
双璧记传奇不分卷卅三出	175
秋竹山房二种曲	176
紫金门传奇	176
孟兰梦传奇	177
杏花山传奇四本卅出	177
玉剑缘传奇二卷卅六出	179
洛神庙传奇二卷四十四出	179
鹧鸪裘二卷廿五出	180
桃花影传奇二卷卅出	180
御炉香传奇二卷卅二出	181

情中幻杂剧一卷四出	182
南桥二种	182
牡蛎园杂剧一卷四出	183
雨蝶痕传奇二卷卅六出	183
红楼梦传奇卅六出(四集)后红楼梦传奇二册廿四出	184
红楼佳话传奇不分卷七出	185
守经堂诗集十卷	185
乍浦集咏抄四卷	185
孟兰梦传奇一卷	186
访期录	186
紫徽照传奇八卷四十一出	186
东海记传奇二卷十二出	187
一合相传奇不分卷廿一出	188
梦中缘传奇四卷四十出	188
洗浮山不分卷不分出	188
粉妆楼传奇不分卷八出	189
春草堂四种曲八卷	189
椿轩六种曲	189
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	190
灵石樵歌二卷	192
辟火珠一卷	192
鸳鸯剑传奇一卷	192
汇选历代名贤词府全集	192
龙起犹闻晋水清	193
力行近乎仁	197
鉴往知来,取精用宏	199
温故而知新	201
《京剧谈往录三编》读后	204
小议大书二种	206
双楮书屋和其他	210

双楮书屋所藏清代有关北京之竹枝词 .....	212
有益的箴诫 .....	224
《石涛见闻录》 .....	227
有关“庚子事变”的拜帖 .....	231
“大美国统带水陆军提督”的布告 .....	233
《鬼教该死》 .....	235
正误二则 .....	237
一岁货声 .....	238
长随制度 .....	241
鄞县马氏不登大雅文库剧曲目录 .....	243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善本剧曲目录 .....	267
绥中吴氏双楮书屋所藏子弟书目录 .....	293
《双楮书屋考藏珍本丛书》初集目录 .....	304



## 从厂甸买书说到北平的旧书业

为什么偏偏要从厂甸说起呢，无他，在偌大的北平市里能够把差不多所有的旧书业者都聚合在一起，却只有这短短的十五天的集会而已。

其实，关于闲谈厂甸的文章似乎也大可不必写了。其故约有二端：从废历新正上元节的厂甸停止到现在，屈指算来已是两月有奇，过去的事情早都变做了“明日黄花”，还有什么意思可提！此其一也。再者，现在拿厂甸来做题目实在不大容易讨好，原因很简单，就是差不多应当说的话都早已经被知堂老人在《厂甸》和《厂甸之二》两篇文章里面先讲去了，并且都讲得那么好，同时自己年纪究竟很轻，博闻卓见的经验自然不行，就是对于书籍的选择和鉴赏的普通知识也还是差得很远，其陋也可知矣。举例来讲：在厂甸开始的那天——废历大年初一，无意中在一家冷摊上看见了一本题名叫做《拟禽言》的抄本（也许是稿本），下意识地拿起翻了几页，连其中的诗体是律是绝，是五是七都不曾注意就随手放下——其实我也是颇喜搜集记载风土人情的书籍的。方一转身，便看见知堂老人以大洋三角易之而去，想来大约总是“看了中意，便即盖上图章，算是自己的东西了”吧。这，我并不懊丧，心中反而极觉忻愉，深深地庆幸那薄薄几页的小书得以贮入苦茶庵中的书橱里。老人在去年9月写过一篇关于禽言的文章，内云“这也是我所留意考察的一件事”。今此书之归老人，岂非“物得其所”。真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也。闲话讲得太多了，经济的窘迫也是我买书的致命阻拦，这个似乎不必细谈，总之，知堂老人的“大约十元以内的书总还想设法收买，十元以上便是贵，十五元以上则是很贵了”的最低标准，我都是不敢轻易尝试的。好像刘大杰先生在《春波楼随笔》说过生平计有五恨，其一便是古书价昂，我亦常有此感。往往遇到一部好书，翻阅再四，不忍释手，

及至一问价钱，也便只好悻悻去之，但，心中真是痛楚万分的。有时和书肆主人熟识，便请他为我留存，约以时日。于是“背城一战”便开始了，各处告贷求帮，当然不在话下，同时鞋子绽了，由它；袜子穿了，不买；再把八元钱一个月的包饭停止，去到切面铺食用七分钱一餐就可以饱的烩饼。及至抱了那一函线装由书肆踱出了时，心中实在是怦怦地跳动着的。为了这个，所以此文可以不写，但是终于不得不写的原因也在此处了也。

几年来厂甸的旧书摊还不算少，他们占据的地带是在海王村公园西边的南兴华街的东西两旁便道上，南起琉璃厂中间，北迄国立师范大学，也许还要过去些。合计起来，总会有里许之长的，如果挨次仔细浏览，不遗一摊，那么至少须要破费两天的光阴，若是“走马看花”，当然不在此例了。这些书摊多是宣武门内外的小市、东四牌楼、西单商场、东安市场、隆福寺街等处的小书肆小书摊的“化零为整”的集合。此外还有那些终日走南闯北、跑山东、下河南、搜求书籍的贾人也把他们平日里积存的残余书籍拿来凑趣（在这里是常常会被我们发现珍贵的册籍的）——平时他们并不做门市的交易。现在稍大的书肆如琉璃厂的来薰阁，隆福寺街的修绾堂之类，多不到厂甸摆设浮摊了。这个对于我们这些穷读书人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他们都印有书目，但我们只能花费五分邮费函索一本当做菜单一类的东西翻翻“以解馋涎”，或是当做书目答问一类的东西读读过瘾而已。当然其中会常有好书，也许恰为我所需要，但往下一阅那令人咋舌的价目，便会使你的购买热诚立刻烟消雾散。譬如说，琉璃厂的一家书肆藏有一册抄本的《张小山小令》，书目上的价目开得是二千元整，真是吓人，也未免有些“岂有此理”。张小山的作品在元人散曲中是不是最足珍贵、最有价值还是问题，这里姑且不谈。但，此书幸好尚未售出，如果有人肯买，那才是“更岂有此理”了呢。又如某书肆最近得到一部《拍案惊奇初集》，大版，精图，大约是“姑苏原本”，三四十元还算值得，可是当他们拿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的时候，别人一问价钱，开口便是“一百”，少一个子儿都不行，结果是怎样把书抱来的又怎样地抱了回去，因为我们能够读着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拍案惊奇就很知足了。我也会以八角钱买过一部《雷峰塔传奇》定本，在大书肆里便非二元五角不可。北大的同学商鸿逵君曾在《人间世》上写过

一篇《北平旧书肆》，以为“旧书今后若想发展，还须另觅途径”，盖“私人收藏家的越来越少”和“一般新出版家的影印旧书”都给予旧书业的打击不少，此外，大旧书肆的价目不很公道，当然也是其营业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可是小书肆却占了这个便宜，同时他们的购买者的范围又并不像大旧书肆的只限于私人专门收藏家的那样狭窄，他们拥有的购买者是许多的大中学生和普通士人。近来私人收藏家和大学教授们也多走到这条路上来了：在厂甸集会的上午，东四大街的傍晚，西单商场的黄昏，宣外小市的清晨，你常会遇到“道貌岸然”的斯文老人，或是臂上夹着皮包的教授先生伫立在书摊旁翻检那一堆一堆的陈旧古董。自己颇有购买旧书的偏嗜，“爱屋及乌”于是也很喜爱古旧的书肆。当你踱进一家湫暗低陋的书肆门限时，穿着土布制成的长袍宽袖旧式服装、手里拿着白铜水烟袋的老主人陪着笑容、打着呵欠迎你出来。也许那笑容是造作的，也许你会讨厌那打呵欠面孔的神色，但在那种静穆的空气笼罩之下，四围尽是一些“满目琳琅”的函册，伸手从架上抽出一部经书翻翻，放下再找一套说部读读，看完篇论文的，又寻段话诗的。真是但觉宇宙之大，也不过包综于这几万卷线装里面而已，便不会不使你忘记了一切身边的琐事，而感觉到一种莫可言传的趣味，这里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名词来说明这种趣味，姑且叫他做“诗意”吧。至如新式书店则觉市俗气味太大，那是“不足为训”的。最好是一面翻检书籍，一面和书肆主人倾谈，不必忌讳——当然更不必摆架子了。更无须限制题目，天南海北，苍蝇宇宙，东拉西扯，无所不谈。那么，有意无意，间接直接，你一定会听到不少新闻，获得很多益处。至于多见好书，增长见识，是更不必说的了。对于书籍的内容虽然他们不一定完全明了，可是关于版本的真伪新陈、校勘的精致粗劣却知之最详，这是我们读书人所不及的。记得有一天晚间和一个旧书肆的掌柜的谈了起来，谈到北大的教授钱宾四（穆）先生，他说钱先生怎样从小学教员一直变做驰名全国的专门学者，又忽然拿起笔来写了一张钱先生的住址很诚恳地劝我去访问，他愿意做介绍人。那天当我和这位掌柜的告辞的时候已是十一点多钟了，市场里的摊贩都早已上板，出口只剩北门一处还半开着一扇，我心中满怀忻悦“踏月归去”。又有一次在厂甸，那书摊的经理人告诉我，周岂明先生是如何喜爱明清的小品文籍，又怎样在《论语》上用了向来不

曾用过的笔名写缢女图赞；郑西谛收集杂剧传奇，郭绍虞性嗜诗话，马衡、容庚、唐兰诸先生则是研究金石文字的专家；还有谁有什么著作，谁嗜酒，谁怕太太，谁走起路来是一晃一晃……当时真能使我“侧耳倾听”甚至“为之愕然”的，这大概就是商鸿逵先生所说的“横通功夫”了。

胡适之先生曾对北大的同学这样讲过：“这儿距离隆福寺街很近，你们应当常常去跑跑，那里书店的老掌柜的并不见得比大学生懂得少呢！”此言虽似幽默，却大有道理。

## 危城访书得失记

1937年6月,我在北京大学毕业;到现在是整整的三年了。这三年的一半我没有离开过北平一步,另一半则是留居在万山丛中的古城昆明。如果我还有一点儿弄学问的希望的话,如果在这三年中我所多多少少读了一些书还算做“做学问”的话,那,我愿意把留住在北平的一年半叫做我的治学的“光明时期”,而避地滇南的一年半叫做我的治学的“黑暗时期”。所谓“黑暗”不是我不肯读书,是没有书可读。您晓得,我喜欢弄戏曲小说,但这儿只能见到世界书局排印的《元曲选》和开明书店重印的《六十种曲》;号称海内第一曲库的北平图书馆的藏书现在对于我只是一个不敢回忆的甜蜜的梦,我后悔那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地仔细地翻阅那上百种的富春堂的、世德堂的、继志斋的刻本传奇和孟称舜、邹式金等人辑印的杂剧。现在,我恍惚地觉得又回到“五四”之后那“引车卖浆者流”所爱好的戏曲刚被蔡子民校长提拔到大学讲堂上的时候了。郑振铎先生说:“抱着一部《元曲选》和《六十种曲》研究的时代早已经过去了。”这话是不对的,那个时代又回来了,我现在就在那个时代里打转。小说,在这儿找不到一部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找不到一部元至治本《三国志平话》的影印本,最妙的是有一位先生闲着没事想买一套“一折八扣”本的《济公传》看看解闷,走遍了一条所谓文化街的书肆和地摊,结果还是嗒然而返。所以,我真想开一间书店,不是为赚钱,也没有抱着“推进文化”的大目的,只是想要“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罢了;所以,我更加向往于过去的那个“光明时期”——那时候,我可以任意看我高兴看的书,那些书真多,多得我不知道先看那一种是好;因而,我便时常匆忙地、潦草地看了,甚至于怠惰下来。

那时候,我还有几个闲钱,并且也认识了琉璃厂和隆福寺的几家书

店的掌柜的、跑“宅门”的“先生”和给主顾们倒茶点烟的小徒弟。他们买到一部认为或者可以留下的书籍，便连忙骑上脚踏车挟着个蓝布包给送上门来。有的时候我也会踱到他们的书店里去喝茶谈天，问问有什么新收的货没有。高兴了，便跑进他们装残书的屋子里，蹲在地上，翻检那一捆一捆满戴灰尘的破书，好像在海边拾贝壳的小孩儿，又像那在金沙江畔沥沙的汉子，希望能够从那垃圾堆里得到些意外的“收获”和“便宜”。您说我这事做得愚蠢吗？告诉您，我藏有的三十种《六十种曲》初印本，九种《笠翁十种曲》的初印单行本，崇祯本的《金瓶梅全图》，赵南星的《笑赞》和《芳茹园乐府》的明刊本，便都是这样得到的呢。

但，现在我什么都不懂憬了。我只是抱着这里仅有的几本书：《元曲选》、《六十种曲》、《太平乐府》、《吴骚合编》，还有《散曲丛刊》。我读别人不屑读的书，我被逼得只能在大家认为没有问题的东西里找问题，我在“黑暗”中摸索。

前几天，家里寄来一册《绥中吴氏绿云山馆藏曲目录》，这是一个书店的小主人替我抄写的；他，借着一部《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的交易和我做了最要好的朋友，我爱他的粗豪、鲁莽和那颗忠于友情的赤心；我们时常一起跑到那书店业最喜欢去的富源楼酒肆尽醉地倾饮那主人藏贮了十几年的花雕陈绍，但最可感的还是经了他的介绍，我认识不少可以让我恣意阅览书籍的书店主人。看了这本目录，我不禁有些哀伤：不愿意的事情又都兜上心头，极力想忘掉的书名又都蠕蠕地在眼前爬了过来。它们每一个对于我似乎都很熟悉、亲切；我也曾爱恋过它们，抚慰过它们，它们身世的坎坷及隐晦我都清楚地记得，像在童年听过祖母讲的猕猴吃人的故事一样；我还记得我怎么把它们从泥沼里救拔出来；洗净了它们身上的污秽，又给它们换上了精致而美丽的外衣。

它们都是我在那个“光明时期”辛勤地搜集得来的成绩哟——您比我聪明，您知道那“光明”的外围是一团黑暗和恶毒。

我的第一瞥是《六十种曲》的初印本，目录上著录了这样的十一种：《绣襦记》、《琴心记》、《飞丸记》、《龙膏记》、《鸣凤记》、《西厢记》、《鸾镜记》、《水浒传》、《紫钗记》、《八义记》、《怀香记》。这，引起了我在过去的一个最大的创伤的隐痛，那是它们的十九个伴侣——《玉镜台》、《白兔记》、《杀狗记》、《四喜记》、《香囊记》、《千金记》、《玉合记》、《灌园记》、

《东郭记》、《红梨记》、《昙花记》、《玉环记》、《彩毫记》、《运甓记》、《金莲记》、《西楼记》、《狮吼记》、《春芜记》、《三元记》——的丧失。在前年，我匆匆地离开北平，那时狼狈极了，没有盘缠又不愿意向亲友开口，我总觉得既然做了一年多的事连几百元钱都没有积蓄下来，让别人知道了是件羞耻的事——其实，书橱里摆列的几百种古气盎然的书籍就是我认为最富裕的财产；况且，我也不好意思在离家之后除了留给母亲一丝斩不断的思恋以外，还要加上一笔数目不算太小的债务。于是，我偷偷地把那十九部书送进了一家不大熟识的书店；这，我好像导演了一出悲剧，生生地把它们和另外的十一种拆散了。然而，我也在这出悲剧里扮演了一个角色。为这，我懊丧了好几个月。我想起了和那位书店小主人怎么跑东四牌楼、西四牌楼、宣武门内的小市、土地祠里的冷摊去问“有没有《六十种曲》的零种？”想起了我们俩人怎么去发掘文友堂、文奎堂、来薰阁、松筠阁和其他几个大书店的残书堆中的宝藏，任凭那群徒弟们以惊诧的眼光投视在这怪异的年轻顾客的身上。想起了当我得到三十种以后痛快得不能安眠的情形：梦中，我觉得在藏有《六十种曲》的人们里我可以自豪为富翁。真的，我知道故马隅卿先生有十四种，郑振铎先生有十七种，傅惜华先生有十九种，北平图书馆有十五种左右，开明书店图书馆仅有一种，把全国藏书家所藏的初印本放在一起不只是不足六十种，并且也出不了我这三十种的范围。想起了我怎样孜孜不倦地在溽暑在秋凉在寒气刺骨的雪夜一页一字地翻着看着它们去校勘开明店本的《六十种曲》；发现了排印本的许多错讹，补正了排印本的不少阙漏，因为排印本是根据道光补刻本印的，而他们借不到初印本来校勘，这就是初印本的好处。但现在家里书橱中留下的只是残余的三分之一了，那十九种的余晖也只能在排印本上的朱墨字迹上去温润了。我想到“得之艰而失之易”的话，便对于易安居士在《金石录后序》中所发出的“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的沉痛的哀鸣，感到异样的亲切。

和这十九种的《六十种曲》初印本同时得而复失的是《月中人》传奇。王国维先生在《曲录》卷五上著录了这书，说是“国朝月鉴主人撰”。这书又叫做《拈花记》，是乾隆时代的作品，文字很庸俗，内容则是千篇一律的宣扬佛法的酸腐的故事。它的惟一的优点就是难得，在这书的发现以前，我们在国内外都不曾见过“传本”，到它离我而去之后也没有

听说有“次本”出来，不过，我对于它的情感很淡薄，因为我得到另外一部更稀见而且没有经过曲家著录的佛教戏曲，那是——《增广归元镜》四卷的发现。

这部书也是几乎得而复失的。一天晚间，一个小书店的“书友”给我送来两部《归元镜》传奇，当时我很不高兴，觉得他把这样普通的货色拿了来简直是污辱我买书的身份。他婉词谢绝了我叫他带回去的话而请我将那两个本子比较一下。我捺着性子翻了一遍，立刻就发觉了那部抄本的确了不起。你知道，《归元镜》是明代杭州报恩寺的智达和尚写的净土宗三祖慧远、永嘉寿禅师和莲池大师的得道传法的实录；他写作的态度很严肃：不叫做“撰”而称“拈颂”，不叫做“出”而称“分”，全剧的四十二分也是取诸《华严四十二章经》的章数，并且“开颂”就请护法神韦陀出来告诫众善男信女“切莫作为戏”。这部抄本却是八十四分，较原本恰好增出一倍来，多出来的部分文辞比原本秀隽，内容也扩张了，展开了，更人情化了。那位“书友”做成生意走了，我快乐得把妈妈拉来讲给她这桩奇迹。我费了一个星期的工夫写了一篇长的考证详论这书，说这书完成于康熙年间，作者也是僧人，可惜的是我们已经查不出来这位大德的法名了。我的几位老师都为我得到这部书高兴，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中指导我写那篇考证的文章，郑因百先生羡慕我的奇遇说：“这部《增广归元镜》和那部抄本《红楼梦》可以说是你藏书中的‘双璧’”。他说的是哪部《红楼梦》呢？

它是乾隆五十四年的抄本。前年元旦之夕我逛罢厂甸的书摊就便道去到那个熟识的书店闲坐，那时他们的小主人正忙着招呼徒弟们搬运新以八十元买到的二百多种书，我得到他的特许去翻阅这还没有入目定价的新货，于是那部抄本的《红楼梦》便归我所有了。他要了四十元，真不多，我明知他赚了钱，他也知道我知道，然而要是等到他们定好价钱再买，那就非二三百元不办了。这书的发现是研究中国小说者的一个重要的消息：《红楼梦》已经有了脂砚斋评本，（这本子最早，大约是乾隆三十年曹雪芹未死之前的东西。）还有有正书局影印的戚蓼生评本，这个本子的文字和脂砚斋本有很多相异之处，时代也晚得多。我们要考察《红楼梦》里文字演变的痕迹，单靠着这两个本子或是再加上程甲本程乙本还是不够的，因为时代差得太远，中间没有一个过渡的媒



介。现在，这个乾隆五十四年的抄本发现了，他的文辞有的和脂砚斋本相同，有的又和戚蓼生评本相同，刚好做那两个本子中间的桥梁，有了它，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研究《红楼梦》内容演变的“红学”专家们似乎应该重新再做起了。

谈到小说，那我很惭愧。我没有魄力和富裕的经济能力去购置那动辄索价数百金的讲史小说，我还只能徘徊在一条曲折的山径上满不在意地采折几朵野花奇葩。我的书橱下层摆列的小说几乎都是人情小说中的猥亵作品，请您看一下这群“殊不知忠孝廉节之事”的被人讨厌的孩子们的面孔：《金瓶梅词话》的影印本；阙铎辑印的《写春园丛刻》，这里面包括了《肉蒲团》、《控鹤监秘记》和《痴婆子传》三种；《隋炀艳史》的明刊本，《巫山艳史》，《春灯迷史》，《桃花艳史》，《灯草和尚》，《妖狐媚史》，《绿野仙踪》，《浪史奇观》，《桃花影》，《三妙传》，《空空幻》，《杏花天》，《蜃楼志》，《载花船》，《闹花丛》，《五凤吟》，《奇缘记》，《好速传》，《倭袍传》，《戏中戏》，《宿花心》，《玉楼春》，《采花心》，《麟儿报》，《五金鱼》，《双合欢》，《情梦析》，还有《隔帘花影》和《续金瓶梅》。手头没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以我不能指出来哪几种是孙楷第先生注过“未见”的，哪几种是被孙楷第先生列入“存疑”类中的；不过我可以告诉您不但有，而且还很多。那些书大部分是坊刻本，小部分是啸花轩刻本和抄本，最名贵的是畹香斋刻本的《浪史奇观》，因为在我没有得到这书以前，日本的千叶掬氏是以其藏本自豪为“孤本”的。您会笑我没有出息吧！净藏些这寡廉少耻的没艺术价值的小说。告诉您，故马隅卿先生比我藏得还多，再告诉您，我觉得《金瓶梅》中对于市井人情的描写真是淋漓尽致，李笠翁的《肉蒲团》中的性心理的描写和分析也不下于劳伦斯。蔼理斯研究“性”，成了世界上的有名的学者，我们的学者看见这个字却“退避三舍”；外国人可以写专门研究贞操带的论文，我久郁积在心中的一篇《中国淫具考》却一直不敢动笔，这是我们的缺欠，弱点，虚伪。我愿意多收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材料留给一个大胆的学者去用。最近，一位先生告诉我，他想仿《尔雅》的体例写一部“性雅”，内容包括释名、释训、释器物、释动作四门，一方面参考古代书籍碑帖，一方面采集近世戏曲小说里面的资料，再调查现代各省各地的方言俗语，这样汇集而成纯然以学术为主的著作，您说它诲淫吗！